

《北京市“十二五”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》中提出,要不断完善“9064”养老服务模式。何为“9064”?即到2020年,90%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,6%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,4%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。

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,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(修订草案)》甚至明确提出“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”的条款。然而,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。

2000年,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;到了2011年,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。

截至2011年年底,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中的床位总数仅仅约有6.9万张。这样算来,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,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.8张,即目前,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.8%。

以北京市为例,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“城六区”——东城区、西城区、朝阳区、海淀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,而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养老院共有四家——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、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、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、汇晨老年公寓。城区内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张,排队现象严重,而在远郊区县,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,甚至床位多半闲置。

然而北京市仅仅是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缩影,一边是养老院内床位“一床难求”的现象,一边是床位空闲、少人问津,一边是收费几百至几千元不等,一边则是“天价养老院”的高额押金和消费在挑战着公众对于养老院的承受能力。而在河南省,也有人散尽家财让全免费公益养老院不再是“乌托邦”式的构想。



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楼道整洁、宽敞明亮,但是很多在排队的老人依然在企盼入住的一天



生活在北京太申祥和国际敬老院的老人们,在看幼儿园小朋友们为他们带来的表演 (张宇/摄)

## 养老院： 哪里有适合我的一张床

■ 本报记者 闫冰

### 市属福利院:排队遥遥无期

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可谓是北京乃至全国的“标本”养老院,地点也是城市内闹中取静的一块好地方。

这里自理、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在不同区域,一所足够应对老人突发病症和日常保健的医院就在福利院内,老人们的唱歌、下棋、模特队等各种兴趣小组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。

温睿老人是北京市退休老干部,今天已经78岁了,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,每天看书写字。

早在2005年,他就意识到机构养老的专业化和必要性。“在家庭养老周边条件并不具备,养老得有一套设施,而不是光有一个房子就可以了。”温睿老人对公益时报记者说。

他所住的小区距离医院很远,小区内没有医务条件,同时家政方面一系列条件都尚不完善。和许多空巢老人面临的问题一样,儿女或近或远都忙于工作,并不能时常回家照顾老人。

彼时,“进养老院”总是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的字眼儿,儿女

知道后都不同意他的决定。于是,温睿老人在未和儿女商量的情况下就作了自己和老伴儿的主——偷偷办手续、住养老院。

经过温睿老人的考察,他确定的目标是北京市第一福利院。当时福利院已经住满了,即便是温睿夫妇这样,生活均能自理、家庭条件完全符合入住标准的老人,也要排队。经过他自己一次次跑养老院催促,几个月之后,温睿和老伴儿终于有了床位。

时至今天,温睿和老伴儿已经住了7个年头,生活安逸而丰富。“养老是件专业化、规范化的事情,而且配套设施要跟上,我觉得我的思想意识还是很超前的。”温老人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正确。

北京市第一、第四、第五社会福利院及汇晨养老院,收费每月每人一千至三千不等。但是与当年温睿老人自己跑三个月便等到位置不同,现在仅“一福”已经登记在册、正在排队等待安置的老人9000多,预计排队十年不止,其他三家均要排队。

### 街道养老院:条件参差不齐

75岁的韩秀兰(化名)老人

早年儿子、女儿相继去世,直到前几年老伴儿的离开,让她决定自己去养老院安度晚年。

“这儿就是出了事儿有人管你,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也不要吃穿,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。”在比较了几个地方之后,她决定入住金融街丰颐园敬老院。

这是一家街道级的敬老院,收费相比市属养老院略低,韩秀兰每月2000元吃住完全够用。“一福我能不能坚持到排到我入住不说,收费稍微高点,还有的养老院押金就要十几万,选择自己承担得起的就好。”她说。

7月21日开始,丰颐园敬老院要翻修原本就很老化的四合院,另建一所可容纳更多人的养老院,为此,从年初时候院长何德军和几个护工就开始动员老人们回家住上几天,结果走的人寥寥无几。“谁都不肯走,有的老人说自己‘走着进来,躺着出去’,有人回去不到一周,就回来了,儿子、女儿都来找我,说还是让老人回敬老院吧。”院长何德军很犯难。

为此,金融街街道为敬老院补贴资金,将老人们全部安置在了附近的一家宾馆内,“全北京市估计也就仅此一家会这么做

了,这也是公办养老院的性质决定的,我们不能把老人扔下不管。”何德军如是说。

仅仅与金融街丰颐园养老院几条街之隔的另一所养老院内,却是另一番场景,床位拥挤、卫生条件一般,“他们吃的也不如我们好,有个老姐们儿在那里我去看过她,我不喜欢那个环境。”韩秀兰说。

床位少、空间小、房屋老化、位置多于胡同或老社区、护理短缺等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,更不用说像“一福”那样有宽敞的活动室、绿化地了。

“养老院付出的多、回报少,说实话,这是良心活。”何德军对公益时报记者说。正因如此,小型敬老院条件参差不齐是可以预见的。

但像金融街街道敬老院这样地理位置优越、环境干净的小型敬老院,也同样是“一床难求”的。每天工作人员都会接到5、6个咨询电话,“新盖的预计能容纳108个床位,是街道级中最大的了。但是预约的太多了,床位真的紧张。现在新养老院如果开门,只要跟我们街道居委会开个会,估计就住满了。”面对床位紧张,何德军表示出无奈。

(下转 13版)